

第一粒扣子

■张明刚

我的兵之初

虽然还未戴上领章、帽徽,但是,我已真切地穿上那身向往已久的军装。是的,我即将离开可爱的家乡,奔赴远方火热的军营……43年过去了,兵之初的那些事,在我的记忆里,非但没有褪色,反而愈加鲜艳。

那时候,18岁的我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,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,那样的美好。

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,我走进厨房,坐在灶台边陪着母亲煮红薯稀饭——这将是我当兵之前在家中的最后一顿早餐。母亲一边往灶膛里添着柴火,一边轻轻地叮嘱我:“明刚,你今天就要参军走了。到了部队,别惦记妈妈,不要想家,要听首长的话,好好干!”

我连连点头,“嗯嗯”不止,却不敢直视母亲——怕她看见我眼里的泪水,更怕自己忍不住哭出声来。可转过身去,我对着镜子里那个穿着崭新军装的自己,嘴角又忍不住往上翘……一门心思想当兵的我,真到了要走的时刻,还是有些恋恋不舍。

秋阳杲杲,万物苏醒。早饭后,家里就开始陆续来人。叔伯婶娘们在欢声笑语中拍着我的肩膀,连声夸我“出息了”;老表伙伴们羡慕地围在我的身边,将我的军装摸了又摸、看了又看;几个小朋友兴高采烈地跑进来,笑容灿烂地叫我“解放军叔叔”;平时不爱说话的邻家大爷,也拉着我的手,和我说了不少知心话,临了还塞给我两个煮鸡蛋,让我“路上填填肚子”。

我把鸡蛋揣进裤兜里,一边一个,双手插兜,紧紧握着——我突然明白,这哪里是两个普通的煮鸡蛋,分明是父老乡亲的祝福和期盼。

那时的村子还叫生产大队,镇子叫人民公社。那一年,我们全大队共有3个青年参军,一个是我,另外两个是我的同学……我们出村的第一站是到公社集合。大队唯一的一台拖拉机停在村子中间,柴油发动机已在“突突”声中冒着黑烟,两位同学也已站在车厢里向大家挥手致意,他们胸前的光荣花和绶带分外耀眼……

我告别敲锣打鼓、夹道欢送的乡亲们,随即登上了拖拉机,与两位同学会合。这时,二弟从欢送的人群中快步跑来,扔给我一大挎包书,气喘吁吁地说:“哥呀,你怎么忘带你的宝贝书了呢?”是呀,那时的我边耕边读边写作,是个文学青年,正做着将来当作家的美梦,而书是我的心肝,是必须带走的。

到公社集合后,我才知道,当年全公社36个征兵名额,我是最后一个被定下来的。我父亲去世早,家里缺乏男劳力,我又是长子,刚开始,大队和公社领导担心我家里没人种地,不太同意我走。因为母亲的一再坚持,我最终获准入伍。

她挨个去找大队和公社领导,见人就央求表态:“既然我儿明刚体检,政审都合格,你们就让他当兵去吧,天大的

困难我们自己克服,绝不给政府添麻烦!再说,明刚已经种了两年多地了,他二弟也长大了……”

得知母亲为我奔走的事情后,我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在我们乘坐的车即将离开公社、前往县城时,我突然转过身去,朝着家乡的方向,默默地在心里说:“娘啊,您放心,儿子一定要当个好兵,绝不辜负您的一片苦心!”

我的心早飞过山岗,飞过平原,飞过城市,飞向数千里之外的军营,渴望开始新的军旅生活。然而,当时的交通条件,使我不得不度过好一段“慢时光”。

我们在县城住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一早正式出发。当时,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快点,再快点,早点到军营,早点摸到枪,早点成为一个真正的兵。

可是,无论是乘坐的闷罐车,还是换乘的绿皮火车,跑起来都是一样慢,在“哐当哐当”响的节奏中,可以数清窗外的树。从湖北随州到黑龙江绥芬河,我们走了四天多时间。

记得是1982年11月3日的凌晨,我们到达北京站。下车后,长长的新兵队伍被带到站前广场,然后排列整齐,坐在各自的背包上。寒风像小刀子似的直往衣领里面钻。大家穿着棉衣大头鞋,还是冻得直跺脚。

接兵的王连长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,给年纪最小的一个新兵穿上。然后,他站起来大声说:“同志们,北方天气寒冷,可能会越来越冷,大家要有心理准备!可以适当活动活动,进行抗冻训练。”

听了王连长这话,我意识到,接兵干部对我们一直保重的目的地,肯定不是北京,应该是东北更冷的地方。东北到底有多冷?那边的军营该是个什么样子?我满心期待着。

天亮了,我们果然转车继续北上。从北京到沈阳,从沈阳到长春,从长春到哈尔滨,从哈尔滨到牡丹江。

一路上,我们既好奇又紧张,互相凑在一起嘀咕:“到底要去哪里啊?”“肯定是个重要的地方”……现在想明白了,那时我们一步步靠近边防,每多走一站,就离边防战士的身份更近一分。

长路漫漫,时光难熬,我那一挎包书便成了香饽饽,不少战友向我借书看。我总说:“借是可以的,但要记得必须还我!”

到达牡丹江的时候,天已黑透了。我们被接到军供站,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晚餐。这对连续吃了几天干粮、吃得有些倒胃的我们来说,印象非常深刻。饭后,入住火车站旁的旅社。一路奔波、十分疲劳的我们倒头就睡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们又上了火车。这次每到一個相对较大的站,都要分流一批新兵。最后到达终点站的只有几十个新兵了。下了火车,又换乘汽车。汽车在山沟里绕了半天,最后停在一片空地前,有几辆马车、牛车和几位官兵——他们应该是来接新兵的。

我和其他几个新兵一起坐上一辆铺着干草的牛车。“出发!”接兵干部手一挥,驾驭牛车的老兵便“嗒嗒嗒”地赶

着牛往前走。放眼一望,千里冰封,一派北国风光。车轮压过白雪皑皑的崎岖坎坷的土路,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,听得人屁股生疼。看着越来越荒凉的大山,我心里却突然踏实了——这就是要去的边防连队。我的兵之初,就要从这里正式开始了。

三

边防连队地处素有“五月雪九月霜”之称的偏僻之地,远离村镇,环境条件异常艰苦,文化生活也很枯燥。大家却以苦为乐、不畏艰难,你追我赶、不甘落后,个个都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气神。

我的新兵生活,从进驻新兵排开始。进屋后,我们在班长的指导下,进行直线加方块式的整顿。班里12个人,班长打头,副班长断后,在大通炕上一字排开各自的被褥,然后叠成整齐的豆腐块,就算改善伙食了……班长问苦不苦,所有人都说不苦。

一天后,新兵到齐,我们开始了正规的新兵训练。出操、队列、体能、投弹、射击……一直练到天黑,有时夜晚还自觉加训。5公里越野,跑不动了,战友帮你拉着,没人落下;战术训练时,在地上爬,衣服磨破了,膝盖磨出血,也没人喊疼;一天的正步踢下来,晚上连炕都爬不上去……班长问累不累,没有一个人说累。

最难忘的是紧急集合。训练进行到一周的时候,有一天半夜,我们睡得正香,“嘟嘟嘟——”哨声突然响了。大家一下子从炕上弹起来,摸黑找衣服、打背包。有人穿错裤子,有人鞋子穿反了……还有人背包打得散架,跑出去的时候,背包掉在地上,只能抱着跑。

班长站在大门口,看着我们说:“下次再这么慢,就围着操场跑10圈。”后来,夜里紧急集合成为常态,有时一晚要拉动几次。练得多了,我们闭着眼睛都能穿衣服、打背包,哨声一响,3分钟就能集合完毕。现在想起来,那些紧张的夜晚,不是“折腾”,而是在练我们的“快”和“稳”——边防线上随时可能出情况,容不得半点闪失。

新兵们尽力施展各自的本领,争抢着为连队作贡献。有的战友训练好,班长总夸他“是个搞军事的料”;有的战友学习好,政治课上总能回答出问题……我呢,业余时间看书读报、写写画画,没什么突出的,就想着早点起床,打扫卫生。可是,一连三天,我都没捞着机会,因为扫把在前一天晚上,已被别的新兵藏了起来。

“那我还能干点什么呢?”对自己的文字基础颇有信心的我,苦思冥想之后,自告奋勇担任连队宣传员,办黑板报,为战友们加油鼓劲。一开始,我办得不怎么好,可我都每天坚持练习。慢慢地,我办的黑板报成了连队的“风景线”,战友们时常来看。

苦和累的连队生活充满了温馨。谁的父母或者对象来了,连长、指导员都会亲自看望,炊事班也会设法加两个菜;谁感冒生病了,班长会送来里边卧着两个鸡蛋的病号饭;谁家里出了大的变故、遇到困难,每月拿着10元津贴费的战友会3块5块的凑钱……我把这些事情写在黑板报上,并择优投给报社。

1个月后,团宣传股股长手里拿着1份《前进报》来到连队,点名要见我。原来,在这张最新出版的报纸上,登着我的 一篇豆腐块文章,文末署名写着我的单位和姓名。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着。后来,《解放军报》也刊发了我的一篇稿子,团政治处主任还来连队见了我。

3个月后,新兵训练结束。上级考核全排30多名新兵,成绩大多是良好和优秀,无一人不及格。

于是,新兵们都戴上了鲜红的领章和帽徽。指导员在讲话中说,这标志着我们完成了从一个社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,也意味着我们顺利度过了兵之初。

四

老话说:时,一年四季在于春;人,三岁可以看到老……而我要说:兵,初期关系着未来。

那时候的我们,真实、纯粹,没有杂念,全凭本心。训练好的战友,肯吃苦、讲方法,后来当了军事干部;学习好的战友,爱琢磨、肯钻研,后来成为各种人才……这使我感到,新兵怎样对待训练,怎样对待学习,怎样对待生活,其实就是在告诉自己: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兵。

多年以后,每每想起新兵生活,我心里总会生出一种别样的情感。新训苦是真的苦,累是真的累,可正是那段经历,教会了我最朴素的道理:兵之初就是军旅人生的第一粒扣子,只有扣好了,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正、走得远。

回头看,新兵连的苦和累,就像个筛子,它筛掉的是娇气、懒气,留下的是骨气、志气。我们上山拉柴,两个人扛一根木头,汗水湿透了军装,但没人放下;晚上紧急集合,再累也不会偷懒。苦,从来不是白吃的,它让我们学会坚持,学会担当,学会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——而这些,恰恰是一个新兵最需要的素质。

现在,军营里有智能手机、电脑,有现代化的训练装备。条件好了,兵之初的那份心不能丢。比如,对军装的敬畏心,对训练的苦苦心,对平凡事用心等。时代变了,兵的本色不能变,比如,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服输,坚持把每一件事情做好,把每一个课目都练精等。

多年来,我总是不时想起当兵之初的那顿稀饭、那俩鸡蛋,想起那时的杂粮、那时的热炕……以及那时深夜紧急集合的哨声。这些印记,成为我后来人生的指南——无论路走多远,都不忘自己当初是怎么穿上军装、怎么扛过那些苦日子、怎么凭着一股冲劲往前走的。

兵之初这段刻进骨子里的印记,是一份藏在心里的财富。它教会我:当兵,要像边防的树,扎根土地,不怕风吹雨打;做人,要像军营的歌,朴实有力,不忘初心。

奖。他的果园亩产效益提升近千元,被当地作为示范园重点扶持建设。山头绿油油,脐橙金灿灿,百姓生活红彤彤!

每次回乡探亲,是我特别期待、特别高兴的日子。我喜欢坐在家门口的压水井旁,陪着家人,一边挑拣着刚从地里采摘的青菜或者收拾着刚宰杀的家禽,一边同左邻右舍拉家常:村东头刘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,村西头曾家姑娘嫁人了,隔壁熊家的孙子又生小孩添丁了,住后排屋的柯家在县城买房了,小溪边的郑家孩子打工回来专门养鸡了,村里的礼堂开始重新粉刷、中秋节请戏班子来唱戏等。

这些事看似平凡琐碎,却都是善良纯朴的鹇鸪村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,令我共情动情。今年端午节回去,恰逢从部队转业 的温姓兄弟正在老宅基上建新房,挖掘机、推土机忙得热火朝天。我问他们都在县城定居了,怎么还在村里盖房子?他们说自己是从村子里走出去的,根在这里,也想让孩子们记住这里……是的,根在故乡,故乡是根,无论走到哪里,都要记得那里的乡里乡亲和烟火温情!

感 念

老政委从河南来。当他踏进营区时,我迎上去,两双粗糙的手紧紧相握。无需言语,我们彼此眼底映出的,是同一 片苍茫戈壁,同一条边防线,同一段被风沙淘洗、被烈日烙印的滚烫青春。

我们并肩走在崭新的硬化路上,两旁已是粗壮的法桐,营房也换了新颜。老政委的目光掠过整齐的营区、列阵新装备的训练场,最终,久久地,定格在营区东南靶场那片愈发葱郁的红柳林。“变了,真变了……”他喃喃地说,欣慰中带着感慨。“可这红柳,骨头里的倔强儿,一点没变。”他指向几株虬枝盘结、主干粗壮的红柳:“瞧见没?那就是咱们同年兵刚来时栽的‘扎根苗’,如今都成‘老班长’喽!”

“同年兵”——这滚烫的称呼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30年前,一列闷罐车将我们从大江南北带到这片戈壁荒滩。这里黄沙漫天,一口水半口沙;寒风如刀,夜里裹紧皮大衣仍冻得牙关打颤。当时,连长领着我们在靶场背风 的角落,栽下了第一排红柳。他掷地有声的话语,让我至今记忆清晰:“同志们,看看这红柳!沙里、碱里、石缝里,给它一丝缝隙,它就能把根拼命往地 下扎!咱当兵的人,就得有这股子‘钻’劲儿!”

红柳的根,有拼命往苦处扎的韧劲。这韧劲,是刻在骨子里的。老政委粗糙的手掌抚过同样粗糙的红柳树皮:“‘千磨万击还坚劲’,古人这话,像是专为咱们戈壁滩上的兵写的。”

他忆起往事。当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,封了山,断了给养。几个老兵,硬是凭着顽强意志,在冰天雪地里,用身体为电台保温,靠着最后一点炒面,撑到了救援。那些冻得发紫却紧攥着装备的手,那些在绝境中依然灼灼如炬的眼神,不正是活生生的“红柳魂”吗?这“红柳魂”,鼓舞着我们凿冰取水、顶风建哨,在“生命禁区”擦亮界碑。

一生不争沃土、不慕繁华的红柳,只将绿意与生机,无声地融入脚下的土地。老政委在一株格外繁茂的红柳前驻足,声音沉了下来:“还记得大刘吗?为护住装备和战友,他倒在了巡逻线旁的山崖下。后来,战友们在他长眠的地方,移栽了红柳。”晚风拂过,红柳舒展的枝条轻轻摇曳,仿佛在深情地守护着脚下的热土。

训练场上,生龙活虎的年轻身影在

感 念

戈壁红柳

■郭 进

跃动。老政委凝望着,感慨万千:“当年老连长带我们栽树,常说‘栽树就是栽人’。如今营区绿了,装备新了,更重要的是,这‘红柳魂’,扎扎实实地传下来了!”遥想进疆先辈们一手拿枪、一手拿镐,在荒原开渠引水、垦荒造田,那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,便是滋养一代代官兵的精神源泉。这份传承,至今在官兵血脉深处奔涌。

看着身边朝气蓬勃的年轻战友,听着他们喊出新时代戍边军人的心声,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的铮铮誓言在回响。我仿佛看到无数新的“扎根苗”正破土而出,一片更加繁茂、更加坚韧的“红柳林”,正在祖国边陲迎风挺立,郁郁葱葱。

落日将我们和那片无言的红柳林的影子,长长地拓印在戈壁滩上。老政委用力拍了拍我的肩,目光里有探究,更深的是了然:“听说,你选择延期服役了?”我望向晚霞中那一片愈发茂盛坚韧的红柳林,重重地点了点头:“根在这儿扎深了,扎透了,拔不动,也不想拔了。我,还有这身军装,就和我们种下的红柳一样,还想在这儿再多守些年头。”

老政委没有再言语,只是将我的手握得更紧。戈壁的风掠过红柳林,沙沙作响。那一刻,无声的誓言在风中传递,与每一株红柳的根相连:深扎下去,以红柳的名义!



海防前哨(中国画)

陆俨少作



长 征

第 6569 期